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九月十六日

陸淵雷主編 謝誦穆編輯

第九號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九月出版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十二月再版

中醫新生命

淵雷



本	期	目	錄
科學精神與中國醫學	編者	徐瀛芳	黑熱病臆談
瘧疾惡液質治驗	王惠蒼	陳史六譯	腹痛辨
課卷一	蔣柏梁	沈仲圭	神經性胃痛方
課卷二	前人	吳炳南	論大棗之主治
答問一	孫光祖	譙養方	良方侯鯖錄
答問二	謝良毅	黃仲賢	診餘漫話
答問三	段仲三	毛毅之	痞塊病民間實驗單方一則
與祝君味菊		謝誦穆	溫病論衡
從根本上推翻氣化(六續)	陸淵雷	章次公	胃病醫案選

國立北平圖書館藏

減費函授中醫學

本醫室開辦遙從。函授科學化之中醫學。業已二年。學者皆深表滿意。今續招新學員。凡國文通順。有志學醫者。不限年齡性別。皆可入學。尤宜於後開各界人士。(一)謀家庭衛生。欲得醫藥知識者。(二)感中醫學說太玄奧。欲得科學化合理化之醫學學說者。(三)西醫欲兼學中醫者。(四)舊中醫欲補充新學說。及臨診上之知識技能者。

今應外來要求。適應衰落之社會經濟。將學費減輕。計三十箇月習完。只費銀七十一元五角。可謂學醫之最低代價。交費法詳章程中。函索附郵五分。空函不答。欠資信不收。

上海崧嶺路人安里陸淵雷醫室啓

陸著醫書

金匱要略今釋

本書比傷寒論爲難讀。故古今注解極少。近出參以新理者。尤渺不可得。遺論精粗。淵雷此著。後於傷寒今釋三年。自謂發明新義極多。比傷寒今釋更善。連史紙精裝八厚冊。定價十二元。實售七折。郵費四角。國外酌加。

傷寒論今釋

用科學解釋最有價值之舊醫書。說解詳明。徵引極博。可以作研讀古書之鎖鑰。亦可以實際應用。與金匱今釋同爲中醫學必讀之書。連史紙精裝八厚冊。定價十元。實售七折。郵費三角。國外酌加。

陸氏論醫集

淵雷歷年論醫文字。文言白話長篇短篇都有。議論精警。趣味雋永。連史紙精裝四大冊。定價五元。實售六折。郵費二角。國外酌加。

發行處

上海崧嶺路人安里陸淵雷醫室內

代售處

上海三馬路千頃堂書局
上海四馬路二八三號國醫印書館

請 閱

廣州杏林醫學社編刊之

三大出品

風行中外之定期刊物

杏林醫學月刊

◀刊創月一年八十國民由報本▶

精學 純言 嚴取 宏資 昭信 攸歷
詳說 正論 謹材 博料 著用 久史

(內在費郵元二外國元一洋大年全閱定期一版出月每)

醫藥界破天荒之鉅著

考備為
書之最
籍參完

杏林叢錄

而有包
精廣羅
微博萬

書成集編要撮繁刪作著得心之醫名外內海集搜書本

冊巨一成頁百四共言萬十五凡篇百二字文

(元一外國角四澳港收免內國費寄元三洋大價定部每)

◀待優折五戶定報月學醫林杏屬凡▶

繼杏林叢錄之後偉大作品

之究富
巨價有
製值研

杏林醫學

之幽含
真揚有
義微闡

字文之質性究研有於重側容內精尤稿選廣極羅搜書本

本巨一成自而偉宏一同錄叢林杏與

(元一外國角二內國費寄元三洋大價定部每)

◀待優折八戶定報月學醫林杏屬凡▶

發行處

廣州大德路行街八十四號

孫崧樵主編 鷺聲醫藥雜誌

本刊抱闡揚國醫藥之宗旨，負發展國醫藥之使命，探索固有真理，納於科學之中，採擷新明確證，麗于國粹之下。內容分論壇、醫學、藥學、專著、驗方、醫案、驗方、信箱等八欄。材料豐富，學說新穎，多出於海內名手，且價格便宜，出版準確，故雖發行未久，已風行全國，實華南最完善之醫藥刊物。定價全年十二期一元半年六期五角零售每期一角。總發行所廈門廈禾路二四一號鷺聲醫藥雜誌社。

新生活運動時代。最重要刊物。▲

中西學衛生雜誌

- ▲灌輸衛生常識。
- ▲研究醫藥學術。
- ▲發揚國醫精粹。
- ▲介紹泰西新知。
- ▲補助政府衛生行政。
- ▲增進民衆康健幸福。
- ▲闡揚固有精神衛生。
- ▲改進中國醫藥技術。

全國中西名醫撰稿

出版三載風行海內

價目 每月出版一期每期一角二分訂閱全年十期連

郵票一元逢二八日停刊

社址 上海薩坡賽路一百九十號

電話 八〇六四〇號

敬送吐血肺癆指南

作者患吐血肺癆十餘年百藥無效久病知醫特將經驗所得編成指南分送同疾聊盡天職函索附郵五分寄杭州糧道山十號慈航居士即奉

江都國醫報

編主徒天樊

內容充實 學說新穎

內容一覽
內 關發醫藥學理之論著
臨床實驗之記載
衛生常識
病家須知

定價
每月一期定價一角二分
半年六期定價六角
全年十二期一元二角

定閱處 揚州古旗亭三十六號林芝庭診所

神州國醫學報

上海神州國醫學會出版

每月一期現已出版至第三卷第四期
每期大洋一角 全年十二期大洋壹元
國內寄費不加 國外寄費另加壹元二角
本報由上海神州國醫學會創辦已有三年之久
所聘特約撰述多為海內外知名之士內容豐富
材料新穎持論公正不偏不倚發揮固有之真理
融會西來之新說原原本本俾見博聞出版以來
早為海內外人士所共賞不歷而走風行一時且
按月出版未嘗愆期尤博得社會之信用凡研究
國醫學術者不可不讀
以前各期除第一卷第一至第五期現已無存外
其餘各期尚可配補然亦所存無多惠購諸君尚
祈從速
上海廈門路尊德里五十四號神州國醫學會啓

言論

科學精神與中國醫學

編者

- (一) 科學思潮
- (二) 科學精神
- (三) 求真知識
- (四) 有系統之知識
- (五) 可以教人之知識
- (六) 亞克敦與氣化

梁任公曰。「今之恆言曰。時代思潮。此其語最妙於形容。凡文化發展之國。其國民於一時期。因環境之變遷。與夫心理之感召。不期而思想之進路。同趨於一方嚮。於是相與呼應。洶湧如潮。凡思非皆能成潮。能成潮者。則其思必有相當之價值。而又適合於時代之要求者也。凡時代非皆有思潮。有思潮之時代。必文化昂進之時代也。」

中醫自上古以至於遼清。一玄學色彩之學術也。玄學色彩。古人嗜之可也。今人守之惑也。現時代之思潮。一科學之思潮也。科學思潮洪波之所至。中醫亦捲入此湍急之漩渦。而隨流以俱進。守舊之士。雖其始曾糜費若干精力相抨擊。然

志力兩薄。不足張其軍。及其權威漸立。已成爲公共之好尚。忘其所以然而共以此爲嗜。故中央國醫館亦有科學方式之標語。『若此者。今之譯語謂之流行。古之成語則曰風氣。風氣者。一時代的信仰也。人鮮敢嬰之。亦不樂嬰之。』愚於本刊第三期中。有中醫往何處去一文。發揮淵雷夫子科學整理之旨。曾論及科學之原理與方法。而歸宿於中醫之當科學化。順時代之洪流也。汲科學之思潮也。求中醫之新意義也。創中醫之新生命也。今將進而論科學精神。與中國醫學之關係。強聒不舍。以瀆諸君之清聽。

科學精神。以廣義言之。則有系統之真知識。謂之科學。所以教人求得有系統真知識之理法。謂之科學精神。當析爲三段以述之。

一、求真知識 圓顛方趾。涼血爬行。悉有相當之知識。惟科學之知識。以一真字爲取舍之標準。常人對於已所熟諳之事物。以爲此卽事物之真相。然一經科學之解析。卽知求真之不易。必須深入此事物之內層。視察此事物之周圍。憑臨此事物之上空。作居高臨下之俯瞰。經種種分析研究之結果。始知此事物性質之大略。從無數相類而極易混淆之個體中。發現每一個體之特徵。集此無數有特徵之事物。聚爲一類。類歸爲部。部歸爲組。經如是綜合研究之結果。從無數各自分離之個體中。發現彼等相同之普遍性。經此繁複之手續。始得下一概念曰。『某事物之性質。如是如是。』此爲科學精神之第一種。

二、有系統之知識 努力求知。不僅求一事一物之知而自足。必須進而求此事物與彼事物之關係。否則如敗葉滿山。

全不得力。必須知事物與事物相互之關係。由甲及乙。因已知以求未知。有一線索以貫穿之。此則有系統之知識也。系統有二。一爲縱。一爲橫。橫者指事物之普遍性。縱者指事物之因果律。普遍性已詳前段。因果律者。有此事物。必至於發生彼事物。倘此事物發生如何如何之變化。則彼事物亦必發生如何如何之變化。此之謂因果律。瞭解因果。爲增加新知識之不二法門。雖然。因果之律。又豈易言耶。第一應覓得充分之證據。第二宜羅列正確之理由。因果律雖不能謂皆含有必然性。但愈逼近必然性。則愈得事物之真際。極其最低限量。亦須含有強度之蓋然性。倘僅屬於偶然性。卽不得廁於因果律之林。譬之謂「西方有虹霓。東方必有雨。」此語卽有考核之必要。何以故。以虹霓非雨之原因也。倒果爲因。失事物之真際矣。或謂嚴冬凋零之落葉。來春還從原枝上滋長。此語尤有考核之必要。何以故。以滋長者爲另一之新芽。非凋零之舊葉也。由此淺俚之示例。知由因果律以求有系統之知識。誠東方曼倩之所謂談何容易矣。科學家以各種有系統之事實爲基礎。逐層求得其因果關係。發明種種含有必然性。或含有蓋然性極強之原則。以貫穿各種發現之知識。猶漁父結繩以爲網。愈結愈擴大。逐漸涵蓋至此知識之全部而籠罩之。以成爲一種專門之科學。此爲科學精神之第二種。

三、可以教人之知識 可以自喻。可以喻人。可以自習。可以教人。此爲各種學術最重要之條件。人類文化之成立。皆由一人之知識。能傳布於大衆。一代之知識。能遞傳於次代。研究者耗絕大之精力。得一種珍異之新知識。以此授之他人。他人以比較少量之光陰與精神。承受其知識之全部或一部。同時騰出節省之光陰。又進而發明其他新知識。如此教

學相長。遞相傳授。文化內容。自然日就光大。若知識不可以教人。則此知識之內容。即精深博大至莫測涯涘。亦終至於人未樓空。作廣陵之散。於社會文化。絕無影響。中國若干種之學問。皆帶有「可以意會不可以言傳」之神祕性。最足爲知識擴大之障礙。蓋中國之學術。往往由少數天才橫溢者之一妙手偶得。非按步就班。循一定之途徑以求得者。更何從揭出一應循之途徑以示人。科學家則不然。雖竹頭木屑之瑣細。亦由艱苦之經驗得來。一語之微。皆有旁證。實事求是。無徵不信。故自然將證據收集與審定之方法。以及思想經過之路線。順次詳敘。和盤托出。他人讀其所著之書。或聆其講演。不惟能承受其研究所得之結果。且能承受其如何研究得此結果之方法。方法普及於社會。人人皆可操此方法以研究。進求新異之真知識。此爲科學精神之第三種。

凡此所云。似皆切中中醫之病根。故科學精神。爲中醫界所必需。而中醫之當科學化。乃勢所必然。亦事之有益者也。取科學之精神。以藥游談無根之古醫學。固研習中醫者之一助。若夫大雅君子。則無取乎是。此文所述。採自梁任公科學精神與東西文化一文。蓋缺乏科學精神。已爲中國若干種學術之通病。移詁中醫。亦不爽累黍矣。（梁氏原文爲語體。此以文言括之。恐不達原意。讀者欲窺全豹。可自讀原文。）

日本鶴見祐輔著思想山水人物一書。中述英國大歷史家亞克敦卿者。生於一八三四年。卒於一九〇二年。系出名門。優遊於國內外之學府。於是天賦之頭腦。直與輝煌之璞玉。競其神采。亞氏素神往于南意大利與南法蘭西之風物。遂去濃霧瀾羅之英倫。而之地中海旁橄欖花濃豔之地。書城獨坐。圖籍森列者七萬卷。一部一卷。悉遺有亞氏之事迹。書

眉餘白。鉛繫細批。記其意見與校勘。其知識之無盡藏。無一人不驚服。然及其卒也。一無遺留之著作。鶴見氏謂亞氏生平。缺少人類至高無上之創造力。如沙漠無根之沙漠。吸收流水而後。蹤跡全無。并一泓清泉。亦不可得。以吾所見。則亞氏之無創造力。殆無科學之精神耳。亞氏無此精神。則記覽雖博。亦欲創造而無從。以亞氏爲比例。則從事於中醫之整理。而不留神於科學之精神。昧中醫之大計者。其不爲亞氏者幾希。吾感愴亞氏徒然之篤學。並懷想服膺氣化之學者。

研究

黑熱病臆談

徐瀛芳

此文脫稿兩月。而懶於露布。昨接陸君中醫新生命第七期。見諸人對此病已多論列。尤成明日黃花。繼思其中亦互有出入處。正不妨共相參證。故仍錄稿寄之。

往昔疑西醫書無疳證。至黑熱病發生。見近人論列。及患者攝影。始知西醫纔發明此證。北方醫家比附舊名。稱之曰痞。無甯稱之曰疳之爲愈。惟古人論證。不如今日之精詳。僅以爲因口腹所致。故疳字從甘。蓋小兒多喜食甘。甘味易生熱。

且易生虫。是以又有疳積之名。及久病羸怯。如成人之癆損。則稱爲疳癆。諸書分五臟疳名。乃舊醫於凡病皆分屬五臟之通習。不足爲典要。其有特別專名者。如無辜疳。含有邪祟傳染意味。外臺載小品引玄中記。謂「天下有女鳥。名姑獲。純雌無雄。喜以陰雨夜過。飛鳴村里。落毛羽於兒衣中。必死。是以兒生至十歲。衣裳不可露。七八月尤忌之。」以爲此病原因之一。或乳母有病。傳染小兒。以爲此病原因之二。玩無辜二字。一若不因飲食寒暑。而爲意外之災變也者。然考其證狀。外臺不專列之小兒門中。似非獨小兒有之。言「無辜之病。腦後兩畔有小結。此結爲根。」且謂有用針刀刺出膿水者。意其爲淋巴腺結核化膿。必多屬先後天結核質之遺傳感染。則以得諸母體之說爲近。丁奚疳。於字義爲形容辭。丁。篆文作。爾雅。魚枕謂之丁。注。枕在魚頭骨中。形如篆書丁字。又丁子。科斗也。初生如丁。有尾。亦象形之義。奚。說文大腹也。是二字皆形容腹大肢細之意。其狀尪羸鰲黑。儼然今日持續之黑熱病。至於哺露疳。乃謂小兒食後露臥。爲外邪所襲。致阻礙消化而成癍積。蓋昔人因無確定標準。是以分類繁混。諸病大率類此。西醫謂黑熱病原。爲一種原蟲類之寄生體。由白蛉等小虫之螫刺。輸入血中。發育於脾臟所致。蓋其傳染原因。略近瘡疾。及淹纏鰲瘡。又類癆瘵。大抵結核性體質。罹此尤重。西醫治療。以撲滅病原爲通例。然僅求殺此原虫。其病未必皆愈。不專注於消滅寄生體。其病未必皆不治。觀李入林醫士之痞病診療法。謂「多數醫家主張。以脾血內不能檢出此寄生體。爲治愈之證據。然檢查脾血。往往於未愈之患者。亦常不見有寄生體存在。且患者未受酒石酸銻療法之前。亦往往有檢查脾血數次。不見寄生體存在。而其餘證皆與本病相同。試用酒石酸銻療法。亦能完全治愈者。由此可知不能以脾血中不含有寄生體。卽認爲治

愈之證據也。」是則并此類原虫果否爲黑熱病之唯一病原。亦不能無疑問。且一切急性熱病。多致脾腫。不過黑熱病及久瘧之慢性脾腫爲尤著。蓋今日之細菌學理。儘多未探之祕。西醫論斷及方法。不能全奉爲金科玉律。故中醫於傳染病。尙有治療之效果。又如腸室扶斯。近見其證狀。有不符西醫定型者。按其經過及中醫歷練。則確然無疑。而我國習西醫者。多墨守舊說。不求心得。一若必待隆準深目之倫說出而後可者。又江西匪區所發之瘧證。亦甚不符定型。頗類吳又可論中之瘧疫。用金雞納霜多無效。西醫至注射砒劑。寒熱雖止。轉歸往往不良。竊疑微生物之毒性。亦隨培養質而變異。匪區橫屍徧地。無人掩埋。微生物得死體毒之培養。其毒素當與常種不同。且居彼方之人。勞苦驚恐。元氣先虛。故前方將士及公務人員回省求治者。多自出心裁。爲之治愈。有用常山草果亦無效。服重劑加味當歸補血湯二日。再服常山草果而效者。惜徒憑藉靈機。我行我法。不能洩科學醫虛心研究。尋出實據耳。今淮北之黑熱病。未之親見。但信中醫不必望而却走。友人葉古紅主用集聖丸。甚有見地。愚意荆三稜（千金翼方三稜煎。用三稜一味熬膏。酒服。治癥癖。前十年間。聞北平協和醫院派人特地研究此藥。未悉其結果如何。）扁蓄（此藥發明最古。能殺虫利尿。治小兒疳。疔等證。本病每多尿量減少。）均爲要藥。他如茵陳之去黃。澤蘭之活血。青蒿鱉甲之退熱。則隨證施用。蓋初起當疏通經隧。不宜一意攻裏。爲一般流行病之通則也。至補血健胃諸品。有時亦可酌採。慢性脾腫甚者。亦可仿鱉甲煎丸意。自爲製劑。惟未經實地診察。不敢多議方藥耳。

論藥

柳宗元

經中言丹砂者。以類芙蓉而有光。言當歸者。以類馬尾蠶首。言人參者。似人形。黃芩似腐腸。附子八角甘遂赤膚類。不可悉數。

腹痛辨（續）

陳史六譯
賀壽康藏

腸狹窄或閉塞症。或吐糞症。其原因有各種名稱。如腸捻轉或腸重疊腸扭結。因有此種種症狀。而致腸部不通。大便與瓦斯。皆不能排出。故腸中所存之物。逆而上吐。且腸中往往腐爛。或起腹膜炎而死。此病有時亦作劇烈之腹痛。或發中等之疼痛。然有時亦有無痛苦者。其他如十二指腸潰瘍腸結核蛔蟲鉛中毒。皆能引起腹痛。近來始行發明之移動性盲腸。十二指腸過長橫行結腸過長症S字狀部過長症。皆能發生腹痛。最須注意之病狀。而為近日最常見者。如蟲樣突起炎（盲腸炎）本病於後文詳述之。

五、肝臟病 肝臟為上腹部偏於右方之大臟器。在患肝臟炎肝臟膿瘍肝臟癰膽石膽囊炎膽管炎等之種種疼痛中。以膽石膽囊炎之疼痛為最烈。但亦有甚微者。又橫隔膜下膿瘍。而誤斷為肝臟病者。亦數見不鮮。蓋此病在橫隔膜與肝臟間。膿液積聚。於是肝臟受其影響。而發生疼痛。

六、脾臟病 脾臟爲居胃後下方之臟器。遇急性脾臟炎脾臟出血時。發生劇烈之疼痛。此病多易變成腹膜炎。乃可畏之病也。統計以肥者與酒客。較常人爲易患此病。其他最罕見之脾臟病。脾臟結石等。間亦稍稍作痛。

七、脾臟病 脾臟病發生劇烈痛苦。亦不多見。但一遇脾臟瘍。游走脾莖捻轉（此病甚少）等。則左腹部上方。發生痛苦者。

八、腎臟病 腎臟乃居胸部左右兩後下方之臟器。此臟器患病。亦能感覺腹痛。特腎結石時之疼痛爲烈。此外如腎孟炎。腎臟膿瘍。急性腎臟炎。腎臟周圍炎。腎臟結核。游走腎等。有時亦發生疼痛。

九、膀胱病 膀胱居下腹部之中央下部。然患膀胱炎。膀胱結石等時。匪特膀胱部。即腹部之上方。亦能感覺疼痛。

十、女子生殖器病 婦人有月經時。往往發生疼痛。痛甚者。不用鎮痛劑。必不能止。故非用不可。又有子宮位異常。或子宮癒著。子宮內膜炎。子宮外膜炎。子宮實質炎。子宮筋腫。子宮癌腫。喇叭管炎。喇叭管出血。卵巢炎。卵巢濾胞出血。骨盤腹膜炎。子宮外妊娠破裂等病時。其小腹疼痛者。爲極普通之事。特子宮外妊娠破裂之時。雖小腹上亦能發生疼痛。

十一、男子生殖器病 發急性副睪丸炎。攝護腺炎。攝護腺結石等病時。其痛不限於局部。即下腹部亦發生疼痛。所以亦往往誤診爲其他之病症。

十二、此外腸黏膜與網膜之病。腹動脈硬化症。腹部動脈瘤。脫腸等。亦能發生腹痛。又有不屬腹部疾患。如肺炎。肋膜炎。

之時。亦有因反射而感腹痛。

所述之如上腹痛。因種種不同之疾患而起。故有腹痛之際。須診斷此疾患因何而起。往往甚屬困難。以下試述診斷上應當注意之二三點。

腹痛之部位並非一定指爲患部

案。由腹痛之部位。從而測定病變之所在。如心窩之疼痛。大抵爲胃病。腹部左上方之疼痛。大抵爲脾臟病。此通例也。惟亦有疼痛部位之所在。并非病變之所在。乃從別處放射而來而來者。如盲腸炎初起時。其疼痛始自胃部。不知者徒迷眩於胃部疼痛之劇烈。或誤會爲胃病。貿貿然遽下診斷。投以治胃之方劑。則大誤矣。此爲茂木氏最重
要之意見。特撮其綱領於前。以便讀者之探索。 編者

腹痛時。大抵因腹痛之部位。而知患部之所在。例如胃疾患疼痛在上腹部。特以心窩部爲最多。脾疾患疼痛。則在臍之上部。肝臟疾患疼痛。則在右胸下部。胆囊疾患疼痛。則在臍之上部。腸加答兒疼痛。則在腸下兩部或臍之附近。蟲樣突起炎（即盲腸炎）疼痛。則在右下腹部。他如婦人生殖器疾患及膀胱患者疼痛。則在下腹部。腎臟疾患疼痛。則在左或右上腹部之後側。但患此類疾患之時。疼痛之部位。殊非一定。蓋因腹腔內神經部位之感覺。至爲遲鈍。故疼痛部位。難以確定者。往往有之。例如患胆石症疾患時。非特於胆囊之右上腹部疼痛。即背部亦有疼痛之現象發見。又膀胱及子宮病時。常致腹部全體感覺疼痛。或則腹部亦發疼痛。又如前述胸部之疾患。而感覺腹部腹痛者。殆亦有之。

茲特舉一顯著之例。如蟲樣突起炎之時。疼痛所在之部位。必在右下腹部。但於炎症初期。則右下腹部輒無感覺痛苦。而胃部與臍部。反覺疼痛者。故有時竟認蟲樣突起炎以爲胃部與臍部之疾患。故醫者診察病人之時。不可過信患者之所訴。應慎重診察各種證狀及部位。乃爲必具之條件。（未完）

論大棗之治法

吳炳南

藥徵云。「大棗主治擘引強急也。」又云。「仲景氏之用甘草大棗芍藥。其證候大同而小異。」而其大同小異之處。則不能明言也。

今按仲景書。凡逐水峻劑。多以大棗爲君藥。如——

（甲）十棗湯 葶藶大棗湯 皂莢丸

凡安和腸胃之劑。多用大棗。如——

（乙）諸瀉心湯 諸柴胡劑（按。柴胡劑亦安和腸胃藥也。其病竈在胃。故有心煩喜嘔。嘿嘿不欲飲食等證。婦人熱入血室。治法以母犯胃氣爲戒。而小柴胡可以主之。）

凡攻堅逐血之劑。多不用大棗。如——

（丙）諸承氣湯 抵當湯 桂枝茯苓丸

凡表證自汗者。多用大棗。如——

(丁) 桂枝湯系諸方

綜上列四組方證而論。攣引急迫之劇者。莫如丙組諸方。而諸方均無大棗者也。嘗見患十棗湯證者。並無攣引強急之狀。而服十棗湯後。其病應手而愈。然則甲組諸方中之大棗。亦非爲攣引強急而設也。古人謂大棗爲健脾之品。今觀乙組諸方。皆爲治腸胃虛弱之方。則古人舊說。似尙可從。

再詳審甲組諸方所主治之水飲。皆在胃腔之外。胸脅之內。其人胃氣自和。未受影響也。于是大棗之主治。可得而知矣。夫水飲之爲患。蓄在腸胃者爲易治。匿在一隅者爲難治。如懸飲之水。在肋膜之內。藥力難達之處。若非十棗峻劑。斷難奏效。然用之懸飲固除。而胃中之津液。亦必連帶受損。正如用兵以剿匪。匪雖被殲。而地方之元氣亦傷。故十棗湯之用大棗。正欲攝持胃中津液。庶不致隨逐水峻劑以俱去也。嘗見服十棗湯者。誤用大棗五枚。服後二時許。卽覺胃中枯燥。聲啞乾嘔。豈非明證乎。由此觀之。古人謂大棗能和脾胃。實未可厚非。蓋保持胃液。卽所以和脾胃也。

或曰。苓桂朮甘湯。亦爲逐水之劑。而不用大棗者何也。曰。此所謂水在腸胃。則易治也。胃中積水不滲。因用白朮以促其吸收。用苓桂以使其下降。本欲去之。故無需用大棗。反以掣肘也。五苓散有苓桂白朮。而無大棗。亦卽此義。

表劑如桂枝湯系諸方。亦用大棗。驟視之。若與鄙見相衝突。蓋表劑僅欲去其表邪。邪去病除。烏用大棗爲哉。然試一索桂枝湯之功用。則此點亦可迎刃而解。且更足證予言之不謬。夫桂枝證乃太陽病之有汗者也。太陽之邪。必從汗解。有

汗而邪仍不去。則其邪必盤據於汗腺之後。肌肉之裏層也明矣。桂枝之用。能逐肌肉裏層之邪。達於汗腺。使其遍身發熱。微似有汗。且須啜熱粥以助藥力。由是觀之。則桂枝逐邪之途徑。直自胃腔以達肌表矣。若湯中而無大棗。則安能使其胃中之津液。不隨桂枝外達之力以俱去乎。觀煮服法中。不可令如水流離句而益信。蓋發汗太過。則胃中津液枯竭。而變證生矣。此桂枝湯之所以用大棗也。（藥徵謂桂枝主治上衝。我謂桂枝能由裏達外。藥徵言其因。我則溯其源。蓋凡物之性。既已外達。即不復能上衝也。故發散之品。多少均有降逆之功能。如生姜陳皮。能止嘔逆是也。）

麻黃湯系諸方。亦發表之劑也。而方中則無大棗。欲知其故。須先明瞭麻桂二方不同之病理。麻黃湯之異於桂枝湯者。爲無汗而喘。其所以無汗之故。非因津液枯竭。不能作汗。祇因汗腺閉塞。不能外達耳。既不能外泄而爲汗。則水分停滯體內。反呈水分過剩之象。故有喘而胸滿之證。惟其喘而胸滿。故知胃內水分亦必感過剩無疑。所以麻黃湯中僅以麻黃開其汗孔。桂枝達其外邪。不用大棗以保其胃液。反加杏仁以降其水氣也。

總之。國醫之治療。以保持胃氣爲上法。脈有胃氣。其病欲愈。誠屬不易之論。而大棗者。即調和胃氣。攝持胃液之聖藥也。方今國醫界正猛力自新。而諸賢哲均務其大者遠者。對於此等小藥。鮮有論及。故特一加探討。并概括大棗之用法如下。

（甲）凡逐水之劑。不涉腸胃者。均用大棗以攝持胃中津液。

（乙）凡腸胃虛弱者。均用大棗以攝持其津液。

(丙) 凡腸胃實邪。則攻下之。不用大棗。

(丁) 凡表證自汗。胃氣自和者。則發表劑中均用大棗。以攝持胃中津液。

神經性胃痛方

沈仲圭

(原因) 此病通俗稱爲肝胃氣痛。中醫方書謂之胃脘痛。其原因多爲神經衰弱或慢性胃病延久不愈。其在女子。多由鬱怒及月經不調而起。

(病狀) 有發作性。發時初覺胃脘脹滿。頭目眩暈。繼而心窩部突發劇痛。顏面蒼白。四肢厥冷。甚或不省人事。隔數分鐘或數小時之後。發噯氣嘔吐。或放矢氣而漸復原。

(治法) 烏辣草二錢 白蒺藜二錢 煨瓦楞四錢 櫻櫚子錢半 甘松一錢 九香蟲三錢 炒白芍二錢 原粒杵春砂仁一錢
綠萼梅二錢 包煎北秫米四錢 木蝴蝶十對 佛手片一錢

(加減) 血虛加婦身丹參女貞子腰痠帶下加桑寄生清炙桑螵蛸頭暈且痛加巨勝子明天麻肝陽上亢加珍珠母
龍齒生牡蠣心蕩少寐加玳瑁片黃花菜遠志棗仁經超前加生地清炙烏賊骨經落後加香附烏藥

(方解) 此方以平肝(如蒺藜、綠萼梅、木蝴蝶)止痛(如白芍、櫻櫚子、九香蟲、甘松)爲主。他如砂仁佛手之健胃調氣。瓦楞之制酸消炎。秫米之和胃安神。皆爲副藥。

(圭按)此方係陳道隆君錄示。謂膏梁婦女肝胃氣痛。投以此方。頗有捷效。惜不能刈根耳。按本病治法有二。(一)爲疎氣止痛。如本方及裘吉生之疎肝和胃散(製香附三錢甘松錢半炒猬皮叁錢九香蟲一錢沉香糶二錢降香片一錢瓦楞子六錢蜜炙延胡一錢左金丸一錢(分吞)甘蔗汁一杯和薑汁十滴沖入)潘蘭坪之心痛方(丹參三錢川棟子錢半硃砂拌原麥冬二錢香附一錢延胡錢半烏藥一錢佛手二錢原粒杵春砂仁三粒或加磨沖檀香汁少許或加百合)用於發病時。往往覆杯而愈。但愈後仍欲復作。(一)爲滋水涵木。如高鼓峯滋水清肝飲魏玉橫一貫煎。平時長餌。加以戒恚怒。除悒鬱。調飲食。慎寒燥。自堪徐復健康。若頻發胃痛。陰虧脈虛。得食稍緩。按之則差。雖當發病。亦忌過於疎泄。宜高魏等方稍加行氣止痛之品。此病胃臟器質。初無變化。其病源多屬神經衰弱或貧血。故以養神經補血液之藥。徐徐調治。俾血充神暢。百體安甯。自無一胃脘當心而痛(見內經)之病矣。

(又按)胃潰瘍、胃癆、胃酸過多、慢性胃炎、亦發胃痛。但(1)胃潰瘍之痛。發於食後俄頃間。且兼有嘔血。大便中混有血迹。(2)胃癆兼見嘔吐。吐出物呈暗褐色粉汁樣。或爲咖啡色。全身貧血衰弱。(3)胃酸過多之痛。瀰漫而不嚴酷。朝晨常嘔吐。吐出物中含有膠性粘液。(4)慢性胃炎之痛。多發於多食脂肪或胃部感受寒冷之後。且消化不良。滋養料之輸入欠缺。漸成身心弱羸之象。

丁甘仁有定痛丸治一切肝胃氣痛。頗著奇効。乳沒血竭各三錢。鴉片少許。或加麝香少許。研末。糯米飯和藥同搗爲丸。

如豌豆大。硃砂爲衣。梅氏驗方新編載一方。用訶子殼三錢。焙畢澄茄三錢。真沉香二錢。共研細末。每服三錢。滾水冲服。圭按以二方一主活血。一主溫散。止痛之力。固較上述陳道隆裘吉生二醫士之方爲大。但惟痛勢凶猛時。用代西藥之麻醉劑。以收一時之效耳。又金陵神學院李漢鐸牧師所傳之胃氣疼方。用糯米酒半斤。蒲公英三錢。將酒燒滾。冲藥服。（煎服亦可）據云重者日服三次。輕者日服一次。數日即愈。查本艸未言蒲公英治胃疼。不知其義何取。惟此物嫩時。本可供肴饌。有養陰涼血之効。患者姑一試之。亦屬有益無損。

黃	英之南野。黃芩之種爲多。此自未有紀載以前。革衣石斧之民。所采掘踐踏者。今之所見。其苗裔
芩	耳。——赫胥黎天演論

良方侯鯖錄

謹養方

便血。久痢。脫肛。用罌粟殼三錢。烏梅五枚。大棗十枚。紅白砂糖各一兩煎服。凡便血無論新起久病。此方應效如響。久痢滑脫。治宜止澀者。及年久脫肛者。亦奏捷效。

痢疾初起。敝舍於每年清明節日。必折取楊柳枝葉。成束掛檐際通風處。陰乾。值夏秋痢疾初起時。凡求治者。不問赤白。即摘予一二握。令煎作茶飲。如腹痛甚者。加甘草數錢。或白砂糖一撮調服。連服數日。無不差痊。方穩而靈。洵不愧

王道之治也。

少乳無乳 黃耆、黨參、通草、留行子、甘草、各二錢。冰糖、蓮子、大棗、各四兩。殺老母雞一隻。去內臟洗淨。先將各藥納入。冰糖、蓮子、大棗等。亦并入容滿。（如不能盡容、可同煮）線縫煮爛。臨睡時。儘量食飽。自後乳即如泉湧矣。但須月內配服。逾期鮮效。

溼脚氣 用生落花生米、紅棗、赤小豆、各等分。水煮如糜。不加鹽油。飢作飯食。渴則以其汁代茶。於一週內。嚴禁其他飲食。歷試屢驗。

小兒蛔蟲病 小兒最易患蛔病。治法雖多。然因不肯服藥爲難。易簡之法。於每月初旬（他時無效。俗謂初旬蟲頭向上故也）浸晨。空腹食煨熟使君子十數粒。蛔即瀉出。屢試不爽。按使君子爲蛔疾特效藥。且味甘而香。小兒恆喜食之。勝於他種治蛔藥多多矣。

蛔蟲病內外兼治法 蛔病甚時。腹常作痛。手足發厥。面色乍赤乍青。得食而嘔。或常吐清水。可行內外兼治法。用雞卵數枚。茶葉、食鹽、亂髮。各少許。加水同煮。俟卵熟。微敲其殼。成碎紋。更煮二三沸。剝去其殼。乘熱在病者腹上隨滾隨熨。冷則更換。約完四五卵。諸證可以平復。熨後剝去卵白。黃面即現許多粟粒。乃蛔疾確證也。再掘棟根白皮煎汁。沖服。煨熟使君子末三錢。蛔立攻下。

水臌 二丑末四兩。肉桂末一錢。和勻。分作入包。稍加紅糖拌和。早晚各服一包。乾食或沸水呷服均宜。重者三料。輕者

一料。必瘳。服藥期間禁鹽。此方鄙人肄業漢口醫藥學社時。爲謝匯東先生所授。係祕傳也。

火眼 黃連二兩。桑葉、赤芍、菊花、丹皮。各五錢。濃煎去渣。白蜜收膏。外用冰片一錢。研末攪勻。瓷瓶收貯。方名火眼清涼膏。點火眼神效。此亦匯東先生所傳。

跌打損傷 跌打損傷未破皮祇青腫者。內服童便一二碗。外搽醋調七釐散可消。或熱酒沖服三七末亦效。

傷食 傷食停滯胃中。或乾噫食臭。或惡心嘔吐。不必求醫。祇用米、麥、鹽、糖、麵條、茶葉、骨炭、艾葉等。各少許。炒成炭。紅糖加入煎服。立時可解。

肉積 食肉積滯。燒陳久鹹豬肉骨爲炭。研末。沸水呷服十餘匙。極效。傷食吐瀉亦頗驗。但須多服。

小兒疳眼 小兒因疳積致瞎眼生翳者。治用雞肝散一錢。以不落水雞肝（須母雞）一副。竹刀劃破。摻藥於內。蒸熟食之。每日兩次。至多六七副。必能消淨。十可差十年久者。多服久服。亦能徐徐奏功。誠妙方也。方爲煨牡蠣、煨滑石各一兩八錢。海螵蛸八錢。赤石脂一兩二錢。飛硃砂三錢。分研極細。然後和勻。貯瓶聽用。按是散之名。求之方書弗可得。聞敝邑藥肆。僅一二家能配製。但祕而不肯傳人。此係費盡許多周轉得來。因不忍緘默。故特公開之。

診餘漫話

中山黃仲賢

腸癰一證。近世病理學論之詳矣。然昔賢診斷此病。有與病理學不相背馳者。吾於古今醫案按中得一案焉。一虞恆德

治一人得潮熱。微似瘡狀。小腹右邊有一塊。大如雞卵作痛。右脚不能伸縮。一醫作賁豚氣治。十餘日不驗。虞診其脈。左寸乳而帶瀉。右寸乳而洪實。兩尺兩關俱洪數。曰此大小腸之間。欲作癰耳。幸膿未成。猶可治。一賢按此句有語病。膿成亦多可治者。一與五香連翹湯加減與之。間以蜈蚣炙黃。酒調服之。三日愈。一俞東扶古今醫案按。一賢按腸癰者。盲腸。一或名闌腸。一闌尾。一或名蚓突。蟲樣腫。蟲狀突起。一及其周圍之炎證也。生理上。大腸分盲腸。結腸。乙狀結腸。直腸。爲四部。盲腸位於大腸右髂部。其下垂一小管。名曰闌尾。盲腸形如短袋。其上爲闌門。與小腸相接。虞案所云。一此大小腸之間。欲作癰耳。一此語最堪玩味。腸癰之病源。或飽食後作劇烈運動。或食不易消化之物。致食物誤入盲腸闌尾中。甚難排出。一面因物理之擦損。一面因化學之腐爛刺激。遂引起發炎。甚則膿潰。西醫謂之盲腸炎。闌尾炎。患者右腸骨窩。突然作痛。痛處腫大有硬塊。虞案所云。一小腹右邊有一塊。大如雞卵作痛。一者是也。更有一顯著證狀。可供臨床上之重要鑑別者。蓋盲腸作癰。連及右側腹肌攣急。攣急加劇。患者必緊屈右足。不能伸直。虞案所云。一「右脚不能伸縮」者是也。由此觀之。昔賢臨床實驗之論。不附會內難之說者。其闡合科學如此。彌可寶貴矣。

痞塊病民間實驗單方一則

毛毅之

據宿遷孫敬德君云。伊有幼子。現年十二歲。當出世六月後。即患痞塊病。每於發熱時。服以金雞納霜。熱即退。牽延五載。至六歲時。痞塊成形。左脇下大如手掌。心下寬約三指。長約五指。肌肉消瘦。腹大青筋。發熱驚搐。經某名醫診治。服藥五

劑。驚搐雖止。熱仍不退。其餘諸症。亦不見減。某名醫知難而退。辭不復診。有告以鄰村王姓老嫗。年近古稀。善治此病者。伊初不信。家人促之再三。始以牛車將病孩拖往求治。該老嫗以手摸痞塊邊緣一周。以尋其頭。即於痞塊頭之邊際。用針刺之。心下刺二針。脇下刺三針。刺甚淺。針皆臥腹上。約過數分鐘。拔去針。囑令回家。用黍米煮飯攤布上。再用紅棗梔子八角茴三味藥物。打碎撒黍米飯上。在針眼上勒之。並云。勒此藥後。針眼上當發小圓形顆粒。如高粱米狀。又云。十日內如退熱。尙能治。滿十日再來。如十日內熱不退。我亦無法治療矣。回家後。即買上項三味藥物打碎。並買黍米粽子二個。如法攤貼。不料甫貼一日。熱即退。並思飲食。候滿十日。復往求治。揭去膏藥。果見針眼上有高粱米狀顆粒突出。老嫗仍照前法針治不變。在初次施針時。病孩無力掙扎。安臥不動。至二次施針時。則病孩手舞足蹈。叫罵不休。神態與前大不相同矣。自此兩次針貼後。熱不復發。食量漸增。痞塊漸消。而病遂愈矣。

痔疾脫肛

惠 蒼

患痔之人。肛門每易脫出。痛苦非常。服藥無效時。可與下方薰洗。效驗異常。此係吾錫已故名醫關子倫先生所傳。

川連 元明粉 生軍 當歸

右藥四味。等分煎湯。作薰洗料。五六次後自愈。

溫病論衡（續）

謝誦穆

(四) 傷寒溫病與時行

傷寒溫病之爭。爲中醫一大公案。而溫病之與時行。時行之與傷寒。迴黃轉綠。復發生學說上無數之糾紛。皆尊其所聞。毀所不見。義理紛馳。驟難得其要領。茲分析而歸納之如下。

◎傷寒溫病時行三者。古無明確之界限。

傷寒與溫病——內經之論傷寒曰。熱病者。皆傷寒之類也。熱病之範圍至廣。今謂爲傷寒之類。則傷寒範圍之廣可知。難經之論傷寒曰。傷寒有五。有中風。有傷寒。有濕溫。有熱病。有溫病。則傷寒既爲熱病溫病等之總名。又爲熱性病專名之一也。仲景傷寒論。有中風。有傷寒。有溫病。有風溫。溫病亦與中風傷寒同冠太陽病三字。則其書爲泛論中風傷寒溫病之書。與內難同一機關者。又可知也。

丹波元簡曰。傷寒者。外感之通稱也。凡外邪之傷人。盡呼爲傷寒。仲景所以命書者。祇取於此而已。如麻黃湯證。則對中風而立名者。卽傷寒中之一證。其義迥別矣。

余師愚曰。古人以溫熱皆統於傷寒。故內經云。熱病者傷寒之類也。難經分列五種之傷寒。傷寒論辨別五種之治法。葉子兩曰。古醫經以傷寒爲外感之通稱。故云凡病傷寒而成溫。蓋春溫夏暑。隨氣而化。亦隨氣而命名也。

溫病既統於傷寒之內。則僅爲傷寒之一證。與難經二曰傷寒之狹義傷寒。自相平列。若廣義之傷寒。則不得平列也。古人於傷寒溫病疆界之劃分。如是而已。

溫病與時行——時行二字。有非時與流行之義。此處所稱之時行。卽爲時疫之代名辭。時疫之類不齊。陸九芝分之爲寒溫兩種。劉松峯分之爲三種。葉子雨分之爲四種。劉松峯云。經曰。疫者民皆疾也。約言之。則有三焉。一曰瘟疫。二曰寒疫。三曰雜疫。葉子雨云。東坡所論之聖散子。寒溼之疫也。東垣所論。虛疫也。吳又可所論。溼熱相搏之疫也。余師愚所論。暑燥之疫也。時疫與溫病。清醫視爲絕不相同之兩種病。然古人則有以爲溫病卽是時疫者。

喻嘉言云。溼溫一證。卽藏疫癘在內。一人受之則爲溼溫。一方受之則爲疫癘。

溼溫爲溫病之一種。以後世之目光視之。則溫病中之溼溫與時疫。漠不相關。今西昌謂溼溫卽藏疫癘在內。是并濕溫與時疫而一之矣。(葉子雨曰。喻西昌以此明濕溫之重者卽溫疫。是囿於吳又可一家之說矣。)吳又可著溫疫論。直以溫熱病與時疫視爲一病。

吳氏云。傷寒論曰。發熱而渴不惡寒者爲溫病。後人去_レ加_レ疔爲瘟。卽溫也。不可因易其文。以溫瘟爲兩病。夫溫者熱之始。熱者溫之終。溫熱首尾一體。故又爲熱病。卽溫病也。又名疫者。以其延門閤戶。如徭役之役。衆人均等之謂也。今省去_レ加_レ疔爲疫。又爲時疫時氣者。因其感時行戾氣所發也。因其惡癘。又謂之疫癘。此外又有風溫濕溫。卽溫病夾外感之兼證。名各不同。究其病則一。然近世稱疫者衆。書以溫疫名者。弗遺其言也。

吳氏之後。有楊栗山著寒溫條辨。辨傷寒溫病之異。劉松峯著說疫全書。周杓元著溫證指歸。皆宗鏡又可。楊氏之溫病。周氏之溫證。實皆又可之溫疫。與溫熱家心目中之溫病不同。

楊栗山曰。(上略)凡治溫病。可刺五十九穴。只言溫病。未有所謂瘟疫也。後人省ッ加疒爲瘟。卽溫字也。省彳加疒爲疫。卽役字也。皆後人之變易耳。不可因變易其文。遂以溫病瘟疫爲兩病。

劉松峯曰。古人言諸瘟疫病者。多作溫熱之溫。夫言溫而不言瘟。似爲二症。第所言與瘟疫病相同。則溫瘟爲一病也明矣。其曰春溫夏溫秋溫冬溫。總屬強立名色。其實皆因四時感瘟氣而成病。其曰風溫濕溫溫瘧溫暑者。卽瘟疫病而兼風溫暑瘧也。其曰溫毒者。言溫病之甚者也。曰熱病者。就瘟疫病之發於夏者而言之耳。

周杓元曰。溯洄集始辨明寒溫。燦若列眉。後此喻嘉言尙論篇云。溫暑溫熱之氣。交互結蒸。人在其中。無隙可避。病者當之。魄汗淋漓。一人病氣。足充一室。况於聯牀並榻。沿門合境。種種惡穢。人受之者。親上親下。各從其類。謂大頭捻頸。瓜瓠楊梅諸溫。名狀不一。(下略)

吳楊劉三氏。皆以爲溫病卽是瘟疫。其說當否。姑置不論。惟吳氏等心中有一定之主張。與相當之識見。周杓元則於溫病之源流沿革。毫無所見。全屬茫然不解。瘟疫書中。此爲下駟。又吳氏以溼溫等列入溫疫之中。而楊栗山則謂風溫暑溫溼溫秋溫冬溫之名。與溫病(卽溫疫)不相干涉。此則與又可稍異矣。

吳鞠通以溫疫爲溫病之一。沈辛甫曰。鞠通混疫於溫。實爲無識。

時行與傷寒——古稱傷寒爲天行。亦稱爲時行。以與本題有關。故附論之。肘后方曰。貴雅勝言。總呼傷寒。世俗因號爲時行。

千金方引小品曰。傷寒雅士之辭。云天行溫疫。是田舍間號耳。

外台祕要引許仁則論天行病云。此病方家呼爲傷寒。姚公集驗。傷寒時氣同毒。

暹斯以談。是晉唐以前。亦有日傷寒爲時行之病者。所謂有傳染性之病也。

儒門事親曰。春之溫病。夏之暑病。秋之瘧及痢。冬之寒氣及咳嗽。皆四時不正之氣也。總名之傷寒。

孫應奎醫家類選云。凡風寒暑溼熱燥火之六氣。自外而中人五臟六腑十二經絡者。四時之中。皆得謂之傷寒。

孫應奎以六氣之病。歸之於傷寒。張子和以四時不正之氣。總名之爲傷寒。皆耐人尋味之說也。

如上所陳。則傷寒與溫病。溫病與時行。時行與傷寒。循環校驗。皆無明確之界限也。

●主張傷寒與溫病有區別者之學說

清以前論傷寒溫病之區別者。綜合之。約有四點。爲病因說。病理說。證狀說。治療說。分述之如下。

病因說——傷寒溫病之原因。由內經至王安道。皆以爲同起於寒。惟一則感而即發。一則感而不即發。即發不即發。爲病因說區別之一。

王安道曰。夫傷於寒即病。謂之傷寒。不即病謂之溫與暑。夫傷寒溫暑。其類雖殊。其所受之原。則不殊也。（其他原因。詳第八期伏氣外感節。）

周禹載曰。凡病傷寒最重。溫熱尤烈。傷寒僅在一時。溫熱暑疫。每發三季。案一時指冬令。餘三季爲溫病發生之時令。時

令之說。爲病因說區別之二。

秦皇士作傷寒大白。謂南方無正傷寒。於是宋佑甫輯南病別鑑。以溫證及僞造之溼熱條辨充篇幅。謂南方之病。皆爲溫熱。故號之曰南病也。柳寶詒亦謂南方無正傷寒。凡病之險且重者。皆溫熱病。此皆秦皇士傷寒大白之嗣響也。書名大白。傷寒於是乎不白矣。南北地域之劃分。爲病因說區別之三。

病理說——王安道云。傷寒寒邪在表。溫病怫熱自內達外。（方廣章虛谷等略同。）由外入內。與由內達外。爲病理說區別之一。

溫證論云。傷寒多有變症。溫病雖久。總在一經。案傳經與不傳經。爲病理說區別之二。（溫熱家柳寶詒等。別有傳經之說。與此相反。）

張石頑曰。傷寒自氣分傳入血分。溫病自血分發出氣分。案氣分血分之出入。爲病理說區別之三。（與葉天士之氣分血分說。又略有殊異。）其他手經足經三焦六經等說。詳葉天士之溫病觀中。不復引。

證狀說——王安道曰。太陽病發熱而渴不惡寒者爲溫病。則知不惡寒者非溫病。此以惡寒不惡寒。作證狀之區別也。張石頑曰。凡初病不惡寒。便發熱煩渴。三四日間。或腹滿。或下利者。此溫病也。若先惡寒發熱。三四日後表邪傳裏。變煩渴者。此又傷寒熱邪傳裏。而顯內實也。案王安道所辨。爲初起之證狀。此則論三四日以後之證狀也。（與周禹載說略同。）

柳寶詒曰。溫病如邪出太陽。亦見太陽經證。其頭項強痛等象。亦與傷寒同。但傷寒裏無鬱熱。故惡寒不渴。溲清無內熱。溫邪則標見於外。而熱鬱於內。雖外有表證。而裏熱先盛。口渴溲黃。尺膚熱。骨節疼。種種內熱之象。皆非傷寒所有。其見陽明少陽見症亦然。案此就六經表裏。以別傷寒溫熱之證狀也。第七期中。陸九芝先生論傷寒溫病之區別甚詳。可參閱。

治療說——王安道曰。傷寒與溫病熱病。其攻裏之法。若果是以寒除熱。固不必求異。其發表之法。斷不可不異也。案此謂傷寒溫病之治。異在發表也。發表之異。在藥性之寒熱。

吳鞠通曰。傷寒由毛竅而入。始足太陽。足太陽膀胱屬水。溫病由口鼻而入。始手太陰。太陰金也。溫者火之氣。風者火之母。火未有不克金者。燭其爲水之病也。而溫之熱之。燭其爲火之病也。而涼之寒之。（下略）

章虛谷曰。傷寒邪在太陽。必惡寒甚。傳至陽明。其邪化熱。不惡寒。始可用涼解之法。若溫邪爲陽。只宜輕散。始初解表用辛涼。（各家學說尙多。茲從略。）

●主張溫病與時行有區別者之學說

楊栗山等所說之溫病。以溫熱家目光視察之。殆所謂口溫病而心瘟疫者歟。此處所說之時行。所指仍爲時疫。

柯韻伯曰。溫熱利害。只在一身。瘟疫利害。禍延鄉里。

周禹載曰。一人受之。則謂之溫。一方受之。則謂之疫。

黃坤載曰。溫病者一人之病。非衆人之所同。其州里傳染。衆人同病者。謂之瘋病。

柳寶詒曰。溫疫之邪。從口鼻吸受。所受者濕穢之邪。藏於募原。則發爲寒熱痞悶嘔噎等證。伏溫之邪。從經絡內襲。所襲者風寒之邪。伏於少陰。發爲寒熱身疼之候。病原見證。兩者截然不同。

陸九芝曰。明乎傳染之有寒有熱者爲瘟疫。卽知不傳染而有熱無寒者爲溫病。其所以異於瘟疫者。只在此不傳染之三字。

●主張時行與傷寒有區別者之學說

千金方引小品。謂時行是傷寒之俗號。然此爲小品之意見。非孫真人之意見。孫氏固以爲傷寒非時行溫疫也。

孫真人曰。論治者不判傷寒與時行溫疫爲異氣。云傷寒是雅士之辭。天行溫疫。是田舍間號耳。不說病之異同也。考之衆經。其實殊矣。所宜不同。方說宜辨。

喻西昌曰。傷寒之邪。由外廓而入。溫疫之邪。則直行中道。傷寒邪中外廓。故一表卽散。疫邪行在中道。故表之不散。

吳又可曰。夫傷寒必有感冒之因。時疫初起。原無感冒之因。傷寒投劑。可一汗而解。時疫發散。雖汗不解。傷寒不傳染於人。時疫能傳染於人。傷寒之邪。自毫竅而入。時疫之邪。自口鼻而入。傷寒感而卽發。時疫感久而後發。傷寒汗解在前。時疫汗解在後。傷寒投劑可使立汗。時疫汗解。俟其內潰汗出。自然不可以期。傷寒解以發汗。時疫解以戰汗。傷寒發斑爲病篤。時疫發斑爲外解。傷寒在經。以經傳經。時疫以邪在內。內溢於經。經不自傳。傷寒感發甚暴。時疫多有淹纏二三日。

或漸加重。或淹纏五六日。忽然加重。傷寒初起。以發表爲先。時疫初起。以疏利爲主。種種不同。其所同者。傷寒時疫。皆能傳胃。至是同歸於一。（未完下期載作者之意見）

治驗

胃病醫案選（續）

古今醫案卷五 嘔吐

章次公著
張德正藏

虞天民治一婦人。年三十。產後因食傷致胃虛不納穀。四十餘日。聞穀氣則惡心而嘔。聞藥氣亦嘔。虞用順流水兩盞煎沸。泡伏龍肝研細攪渾。放澄清取一盞。入參苓白朮各一錢。甘草二分。陳皮藿香砂仁各五分。炒神麩一錢。陳米一合。加薑棗同煎至七分。稍冷服。此藥遂納而不吐。別以陳米煎湯。時時嚙之。日進前藥二三服。漸能納粥而安。後以此法治人悉驗。

按 伏龍肝有被護腸胃粘膜之效。可以緩和外來之刺激。伏龍肝又有收斂作用。使胃粘膜之慢性炎症。易於消失。故能止嘔。病者因產後傷食。則胃粘膜當然有炎症。天民先生以水煎伏龍肝。研細攪渾。卽此已足被護胃之粘膜。參苓

白朮陳藿砂仁諸藥。皆能健胃。但健胃藥僅能增加胃之消化力。故用陳米一合。以調劑胃虛。病者遂受納不吐。胃粘膜炎症甫愈。固定食物。在所當忌。復以陳米湯時時飲之。故漸能納粥而安。本案疏藥及步驟。均合學理。吾曹當取法焉。

醫宗必讀中虛穀氣少治案

高元圃久患嘔吐。閱醫頗衆。病竟不減。余診之曰。氣口大而軟。此穀氣少而藥氣多也。且多犯辛劑。可以治表實。不可以治中虛。可以理氣塞。不可理氣弱。投以熟半夏五錢。人參三錢。陳倉米一兩。白蜜五匙。甘瀾水煎服。二劑減。十劑安。

按 錄此案以嘔吐一症。多犯辛劑。確非所宜。

古今醫案卷五吞酸吐酸門

丹溪治一人。因心痛久服熱藥多。兼患吞酸。以二陳湯加芩連白朮桃仁郁李仁澤瀉服之。累湧出酸苦黑水。如爛木耳者。服久心痛既愈。酸仍頻作。有酸塊自胸膈間築上咽喉甚惡。以黃連濃煎冷。候酸塊欲升。即與數滴飲之。半日許。下數次而愈。乃罷藥。淡粥調之。一月時已交春節旬餘。中脘處微脹急。面帶青。氣微喘。時天尙寒。蓋脾土久病衰弱。遇木氣行令。脾受肝凌也。急以索矩六和湯與之。四日而安。

效。效六和湯方出局方。藥爲縮砂仁半夏杏仁人參甘草赤茯苓藿香葉白扁豆木瓜香薷厚朴姜棗何以名曰索矩。待效。

按 心痛即胃脘痛。久服熱藥。胃粘膜因受刺激多而發炎。故兼患吞酸。即不然。胃受熱藥之刺激。鹽酸分泌增多。故亦吞酸。服二陳加味。何以湧出酸黑苦水。此不可解。意者治吞酸之方法。有炎症當被護粘膜。無炎症當中和酸性。二陳加味。不在此兩條件之內。故服藥後仍湧出酸苦黑水。至於酸味。當是鹽酸過多。苦味當是胆汁。爛木耳當是食物殘滓。二陳加味。雖不中病。何以服久其痛能愈。凡胃神經痛有發作性。能自愈亦恆有之。但其痛既自愈。何以酸仍頻作。蓋病者之吞酸。如因胃粘膜有炎症。當是炎症尙未消失。如其吞酸因鹽酸分泌過多。當是酸性一時未能中和。吾人在臨診時遇有胃病甫愈。而酸水仍然上泛。亦時有之。今病者痛愈後酸仍頻作。殆其例也。至於酸塊自胸膈間築上咽喉甚惡。服黃連得愈者。致黃連含有鞣酸。有收斂作用。含有貝爾貝林。則收斂之力更強。凡鞣酸屬之藥物。內服能收斂胃之粘膜。儻若胃粘膜以受刺激而鹽酸分泌增多。用黃連以收斂胃粘膜之血管。則分泌之力。當因此減少。故病者酸塊。得以消除。(鞣酸屬之藥物。亦能保護炎症部分。使炎症得以速治。詳藥理學。)黃連雖能治酸。但多服反能增加胃液。今丹溪候酸塊欲升。進數滴飲之。則無礙矣。罷藥後淡粥調之甚妙。蓋粥亦能中和酸性之故。據黃君勞逸之意見。粥之中和胃酸。其意義有二。一則以粥為液體。可直接的沖淡之。其二則粥含澱粉。遇百布生 Pepsin。則化為百布東 Pepton。百布生固已能自動的中和胃酸。而百布東則亦能中和胃酸。又唾液遇澱粉。則化為 Dextrine。同時澱粘遇百布東及鹽酸。亦化為 Dextrine。此 Dextrine 則亦能中和胃酸。(Dextrine 即糊精次公附註)

(未完)

瘧疾惡液質治驗

王惠蒼

俗名瘧腦

周姓孩。年五歲。住吳縣善人橋。於八月患間日瘧。遷延未治。——因鄉間多迷信。謂瘧疾係鬼物作祟。多用符術刻治。或服仙方。即不效。亦以爲無足輕重。非至症象增惡時。不延醫服藥。——病亦時愈時發。迨至本月初。症象忽增劇。週身浮腫。足部尤甚。唇舌爪甲均貧血。食慾減退。消瘦。皮膚呈灰褐色。脾臟腫大。脈搏細小不整。舌苔白而膩。體溫三十八度五。——來診時係上午十時。瘧尙未發。故體溫不甚高。——據其母云。瘧來時。于每日午後。初則惡寒戰慄。繼而發熱。延至一夜。至黎明時。則熱稍退。熱甚時。口微渴。近數日來。熱亦不甚清。據此種種見象。乃瘧疾惡液質無疑。乃爲之注射新亞福白龍二西西於皮下。再處下方。

製附子五分 蒼白朮一錢五分 炙甘草一錢 茯苓二錢 黃芩二錢 柴胡一錢 陳皮一錢 澤瀉一錢
滑石二錢 生姜二片 大棗三個

右藥一日量。分三次溫服。令服二劑。後亦未來復診。余以爲不效也。隔數日。病者之父。介紹其親戚來診。詢之。云。其子於當晚瘧即未來。二劑服完後。腫亦消退。胃納已復。體力亦漸強。今則已能起牀步行矣。案。瘧疾惡液質。多見於反復發作多次之後。尤以惡性熱及慢性瘧爲甚。預後多不佳。上述周孩之病。蓋以福白龍截瘧強心。——福白龍內含鹽酸奎寧。

烏來糖。咖啡精等。——以附子。恢復諸機能之衰弱。蒼白朮。健脾燥濕。茯苓。補充營養。滑石澤瀉。利水消腫。淡芩。清熱。柴胡。疏導淋巴而療脾腫。陳皮。生姜。健胃。增進食慾。大棗炙草。矯味。

上述病案。二劑後即逐漸恢復。收效之速。誠出意料之外。推原其故。不得不歸功於中西並用。設但用中藥。則其瘡。安能當晚即止。反之。但用西藥。則其一切症象。亦不能消退如是之速。可見世之固執成是。謂中西醫不能融洽者。真未達一間也。

課卷

題 據細菌學綱要七十八頁四行五行。白喉菌熱至百度表九十八度。能活一小時。於百度表五十五度。則不過四十五分鐘而斃。然則白喉菌特別喜熱歟。依此類推。人體之常溫三十八度。病而發熱。最高不過四十四度。則白喉菌在人體之壽命宜尤促。何以能使人發病耶。

七十五號蔣柏梁

白喉菌熱至百度表九十八度。能活一小時。於百度表五十五度。不過四十分鐘即斃。此非白喉菌特別喜熱也。淵師已

於細菌補篇中說明。所謂熱至百度表九十八度。能活一小時之菌。係指假膜中之菌。熱至五十五度。不過四十五分鐘。即斃之菌。係指不在假膜中之菌。可知白喉菌之能蕃殖猖狂者。全恃此假膜爲棲息之所。一旦失其憑依。即不能長久生活矣。觀夫患白喉者。假膜愈大而病勢愈進。其病退也。亦必假膜漸逐減退。現代醫學。雖不能知假膜造成之原。然大都不外乎人體抗毒力微。而醜類遂安然築此營壘。——日本譬之白喉細菌。滿洲即其棲息之假膜。非中國抵抗力微。亦何至此耶——。麻杏石甘湯之治愈白喉。即去病者之證狀。恢復其體力。而使其抗毒力因之復常。血清注射之效。即直接增加抗毒素也。

嘗觀白蟻之蠶食木類。凡其棲息之處。必有灰色隆處樹枝狀之物以包被之。余幼時恆戲去其包被物。則見白蟻倉皇奔竄。似不可久留者。且離此不久即斃。可知此包被物頗有利白蟻之生活。此種事亦類白喉菌之於假膜。因附及之。

因白喉而及白蟻。此在心理學上爲聯想。能聯想者。常能作比較之研究。 誦穆附註

題 葛根芩連及瀉心五湯。皆治下利。試分別其病情。及其用法標準。 七十五號蔣柏梁
葛根芩連湯

病情 本屬太陽病。肌表充血。法當解表。誤下引起腹腔之充血。熱隨血入裏。故協熱下利。

標準 論中雖有喘而汗出一證。但無論喘與否。祇須診斷爲內熱甚而又下利者。皆可用
半夏瀉心湯

病情 本少陽病。誤下而其人胃不健全。引起胃炎。炎竈蔓延至十二指腸。至失其吸收能力。遂雷鳴下利。

標準 有心下痞滿之自覺證。但不堅硬。且無壓痛。惟乾嘔腹中雷鳴下利者。

大黃黃連瀉心湯

病情 此亦誤下而引起胃炎之熱結。

標準 胃部有自覺的停滯膨滿。淺按濡。深按不濡。

附子瀉心湯

病情 此心胸部充血。而體溫低落。

標準 心下痞而又惡寒汗出。

生薑瀉心湯

病情 同半夏瀉心證。

標準 同半夏瀉心證。惟乾嘔食臭殊甚。

甘草瀉心湯

病情 同半夏瀉心證。

標準 同半夏瀉心證。惟急迫殊甚。

綜觀以上六方。皆有苓連。可知皆屬內部充血之證。惟欲輸運津液。以使其向外。而減少腸中水分以止利者。則用葛根苓連。欲消弭上部充血。而可以誘導使之下行者。則用大黃黃連瀉心。此皆內外機能尙未至衰減之候也。若證屬大黃黃連瀉心。而現心臟衰弱者。乃取加附子之附子瀉心湯。至於胃機能本屬虛弱。而見虛痞。勢必用人參乾薑以振之。而又度其證狀之偏重。乃酌取半夏生薑甘草諸瀉心湯方。此皆已屬虛候者矣。

葛根苓連湯治急性熱病。其腸證候爲熱病所波及。五瀉心治胃腸病。其發熱乃胃腸病影響所及耳。 誦穆附註

答問

孫光祖問 問字二十九號

學生患一手足麻痺病。將逾兩月。服藥打針。全不見效。不卜是何原因。殊深焦慮。茲將患病之原因及症狀。略述於後。

(1) 染病原因。 生係在簡舊採辦錫礦之商人。礦區距簡市約四十餘里。每月至少須到礦區視察一二次。以便指導一切採礦方法。於本年廢曆正月廿外。生遂由簡市赴礦區視察。當起身之初。即步行山坡十餘里。汗流夾背。精神疲倦。遂乘馬而行。是日夜間。即覺身體不適。難於安枕。次日夜間。即患遺精。遺後左手由脈口以下。即麻木不仁。似覺腫脹。

之狀。忽然驚醒。用力將手伸直。倏息即愈。生初以爲恐手被身體覆壓。血脈不能流通。故爾有此現象。自此以後。繼續發現數次。不惟左手如此。而右手右足亦然。遂急延醫診治。據醫云。係步行山坡之際。偶然乘馬汗出當風。濕伏肌腠。汗液不能外達。血脈弗克內流。故有此病。醫書名曰血痺症。用金匱黃耆五物湯治之不效。又用沈氏桑尖湯加減治之。亦不效。再請西醫打針服藥。亦未痊可。

(2) 現下病狀 舌苔微黃而膩。脈搏遲緩而濡。小便微黃。飲食如常。晝則安然無恙。夜至睡眠後。兩手自腕骨以下。即麻痺不仁。偶然驚醒。將手伸直。即行全愈。一月以來。莫不如是。生因此憂心如焚。坐臥不安。不知如何是好。

(3) 此病疑問 (一) 此病晝輕而夜重。是何原因。是否晝爲陽而夜爲陰。陽動而陰靜。動則血液流通。靜則血液停滯。(二) 此病忽而左手麻痺。忽而右手麻木。究竟是血痺症。抑或是行痺症。(三) 血液循環至腕骨。即不能通達手指。是何原故。是否肌腠伏濕而阻止。抑或是血液混有毒物而障礙。(四) 此病須經若干時日始能全愈。倘若不愈。將發生何種危險。以上病症。懇祈夫子詳爲解答。其原因究竟。並擬治療方法數則。俾便遵方服藥。以冀斯疾早日全愈。則感激不盡矣。

淵雷夫子答

所病手脚麻痺。是心臟衰弱。噴血之力不能及遠。手脚距心臟最遠。其靜脈血不能還流而停滯。於是該處知覺神經受靜脈血中廢料之刺激。又不得新鮮動脈血之營養。遂感麻木。將手脚伸直即已者。伸直則靜脈血管條直。而血之還流

較易。又因伸舒之動作。靜脈管受壓力而易於還流故也。病發於夜眠時者。夜眠則血行更緩。且行於裏者多而行於外者少。即「衛氣晝行於陽夜行於陰」之理。衛氣本指體溫。然體溫隨血流行。衛氣行於陰。可知營血先自行於陰。此處陽陰乃指裏外也。以上據所述證狀以論斷。若所斷不誤。則麻甚時當微腫。試向上揉搓之。則麻愈當更速。此病並無直接的生命危險。無須恐慌。用藥須強心益血。助血暢流於四支。擬方如下。（當歸四逆湯加味）

當歸三錢

細辛八分

乾地黃五錢

桂枝錢半

梗通一錢

生耆三錢

赤白芍各錢半

桑枝三錢

炙草一錢

黑附塊三錢

紅棗大者四枚

每日一劑。六七日看有效否。

謝良毅問

敵省二月間。曾一度發現流行性腦膜炎。傳染區域頗廣。但不久即行消滅。計患者以軍人最多。平民甚少。據邕埠患此症者二十七人。生還者僅十二人。死亡率居九份之五。當此症發生之候。各地中醫研究所。曾經深切之研究。佈散傳單醫方等等。惟釋病理及擬主方。各有殊異。是國醫之一大缺點。

金匱百合病與狐惑。同是腦經衰弱。腦部常起虛性興奮而充血所致。一如所釋。二條之所以分。蓋以病無端緒。不見病竈者為百合。若病竈見於咽喉及腸臟者為狐惑。二者皆以證見神經疾患為主。然則百合狐惑之為病。竟與近今癩病

有時不別。意付二者實腎癩病之一。蓋癩病之主要證。亦同是神經疾患。其併發證甚多。病者因神情恍惚。診斷頗難。然病中腸胃不健。大便黑如烟煤。至爲常見。是癩病併發證。原有多種。百合狐惑。特其中之一耳。

又七卷婦人轉胞條。依文釋理。證仲景所謂轉胞。卽西醫書之遊走腎。甚爲切當。惟據外臺及病源所舉方證又不同。外臺方中。多有滑石木通石韋車前芍藥等藥。其所謂轉胞。蓋賅括膀胱結石尿道炎等症。本篇引巢源云。轉胞者。是由胞屈辟小便不通。名爲轉胞。其病狀臍下急痛。小便不通。一飽食訖。應小便而忍之。或飽食訖而走馬。或小便急因疾走。或忍尿入房。亦皆令人轉胞。或胞。味其意。蓋謂轉胞卽膀胱位置異常之病。然膀胱居骨盤上。雖位置異常。何能致小便不通。其理難詳。今引巢源舉證。及病源論之所謂臍下急痛。卽小腹部位急迫而痛也。小腹急痛之候。多是膀胱容積過量之尿所致。設是遊走腎。當不至令小腹有急迫而痛之候。蓋腎臟貼着於脊椎骨之兩旁。距髂骨上二三寸。腎外有腎筋膜。系於腰肌及脊椎前筋膜。并有動靜脈血管。與下行動脈及上行靜脈大血管相連。雖腎筋膜裂斷。腎臟下墜。維其有血管所繫。雖墜亦不能過低。下壓之力亦甚微。是所謂臍下急痛。非遊走腎之證一也。小便急。故忍之。膀胱容積過量之尿。勢欲排出體外。而故留之。使不得出。其病當在膀胱。腎所受影響。不過分泌機能障礙耳。此其二。若小便急而疾走馳馬。高低顛簸。膀胱所受激動。必較腎臟爲劇。病之屬於膀胱者。必多於腎。此其三也。由是言之。外臺巢源所謂轉胞。非金匱腎氣丸之轉胞也。若腎臟之轉胞。鄙意以爲皮下當有鬱水之證。若膀胱之轉胞。則臍下急痛爲是。然歟。

陽毒喉痛。數所目見者一人。耳聞者二人。喉痛與發寒熱。皆同時併見。斑點於三四日後始見。目視及耳聞者各一人。皆

用養陰清肺湯加減治之得愈。惟薄荷每帖用至三錢。生地一兩或六七錢。皆六七帖後始痊可。其一人作麻疹治死。近來漸覺疾醫之道。漸涉漸難。若效時下五行生尅用事。則恐藥不中病。若刻求過深。反茫無頭緒。且中醫藥性。誠如所言。其效多不在草味之藥。而在多味之複方。漢代以降。藥方不下萬千。其中具有確效者固多。而假設姑擬者亦非少數。若一一試驗。雖終其身亦未能。尤其病非一方所能愈者。至爲常見。故試方之難。難如涉海探珠。是以近來多注意於用藥與藥證。庶得決方之道。惟學力知識。俱嫌不足。夫子智慧過人。近如漢儒訓故。遠及歐西之學。無所不通。乞於學業期間。將此項用藥標準。研究所得。及其研究方法。一示吾儕。使得從此繼續研究。俾施用有法。進退有序。天下後世之病人。雖不經夫子一手治愈。然其愈皆夫子惠之也。

淵雷夫子答

腦膜炎主藥黃連膽草。副以犀角羚羊等。惲先生之法爲殊勝。

百合病或是癩之類症。狐惑則非癩。爲其以蝕咽蝕肛爲主證也。

釋轉胞爲遊走腎。單指金匱此條而言。並非通釋巢源外臺諸書。此其一。中醫病名參錯。吾起草國醫館統一病名稿時。主張於中醫之舊名皆冠以書名。否則雖有名而其病尙未確定。故外臺巢源之轉胞。不必皆爲遊走腎。此其二。巢源所言證候。可供參考。其言原因。則秦半錯誤。故飽食訖乃至忍尿入房云云。皆不可信。此其三。膀胱位置異常。未之前聞。不知果有此病否。此其四。臍下小腹急痛。亦爲遊走腎所或有。此其五。遊走腎之位。可以上達肋骨弓。下至小骨盤。弟謂雖

墜不能過低。乃非是。此其六。以是六者。所論可釋然矣。

詳弟目見耳聞之陽毒。殆是猩紅熱。而金匱之陰陽毒。究是疑案。其用養陰清肺湯而愈。作麻疹治而死者。殆皆偶然。非藥之功罪。或是斑疹傷寒（發斑）誤作麻疹治。則有死之道矣。

診斷治療講義中有此項文字。但倉猝編成。必多罣漏耳。

段仲二問 八十一號

西醫不重視氣之爲病（氣體）但噎氣不出者。往往胸腹翻痛。心下痞硬。煩躁心悸。甚則覺咽中墳起。且致悶痛者。此爲事實。而氣之爲病。亦云大矣。其中究爲何故。當以何藥急救之。

誦穆答

中醫之所謂氣。有實質之氣。與抽象之氣。小兒傷食。宿食腐敗醱酵。胃腸中有瓦斯。此實質之氣也。若婦人胃神經痙攣而痛。俗謂之肝胃氣痛。此抽象之氣也。閣下所說。如非宿食實質之病。則此氣屬抽象一類。爲胃腸之官能病。其病在神經之痙攣。以溫中理氣藥急救之。則痙攣弛緩消散而愈。此處之心悸。乃胃腸痙攣時影響所致。非心臟本體之病。噎氣不出。爲胃腸痙攣時病勢急迫現象之一。痙攣爲因。噎氣不出爲果。先有痙攣。然後有噎氣不出。不得倒果爲因。噎氣不出。非此病之關鍵。僅足以表現病勢之急迫耳。服溫中理氣藥而各種症狀消散時。痙攣之原因既去。胃腸肌復其常態。噎氣亦得出。遂誤會由於氣之不能噎出。其實非也。如以爲噎氣不出。足以致病。則噎氣得出。屢噎不已者。宜必無

病矣。然事實上正有不然者。則知此說爲不足恃也。蓋噎氣不出。有噎氣之原因。屢噎不已。有屢噎不已之原因。此當注意其根本之原因。而略去噎氣之末節。謂噎氣足以助診療則可。謂噎氣不出。足以致病。則失病變之真相矣。患心臟病者。往往心窩苦悶。若誤以爲胃氣不舒。投通套理氣藥。則不救決矣。中醫所謂氣病。太籠統。可以此隅反。

郵筒

華覺民君來書

淵雷夫子大人函丈。振中少羸多病。曩昔在學校肄業時。日與藥爐爲伍。年二十。卽棄讀而賈。鄉先輩或勗其學醫者。職務之暇。輒取醫宗金鑑讀之。不數行昏然睡矣。知非所能習也。乃棄去。民二十。以農村經濟凋疲影響。停止營業。家居無俚。偶檢金鑑閱之。又以其說之近玄虛不切實際而廢焉。蓋猶憶及少時教師授生理課。而思以其說印證之。徒以學力薄弱。無所獲而罷。然嘗於朋輩間露此意。友人有知醫者。則謂唐容川氏實已啓之於前矣。因求得中西匯通讀之。其書乃取陳修園之傷寒金匱淺注而補正之。除自詡發明三焦爲油網外。仍不脫經絡五行運氣之舊貫。所謂中西匯通者。固如是而已耳。殊無以駭私意。後於報章中。得見近人某氏。以科學整理國醫學術相號召。乃寄購所謂國醫講義者。先閱其生理篇。亦不過摘取西學皮毛以炫人。而於融貫舊說工作。則略無有也。似此牛頭不對馬嘴之集合。又何貴乎有

犀利之文字耶。要領既難得。則惟有仍束之高閣耳。去冬報載先生有金匱今釋出版預約之廣告。初有鄉人某者。習醫於溫州國醫南宗景先生處。因得耳先生名。知非虛譽。亟訂購焉。得先拜讀傷寒今釋。曩日私衷之欲以生理學解釋大論病理。而病未能者。今則先生已一一爲之詮釋詳盡。疑團突破。真所謂撥雲霧而見青天者矣。及讀論醫集。又如食江瑤柱。津津有味。率覽一過。迺知賢者之遭忌。亙古如斯。不足怪也。因又多方搜求與先生有關之什誌刊物。無如蝸居荒僻。如在井底。僅於光華什誌廣告上。得悉有中醫新生命月刊之編輯。亟向尊室定閱。帶請附寄遙從弟子章程一份。尅計郵班到時。馳往檢取。披讀之下。如得異寶。竊歎先生本誨人不倦之旨。以發揚國醫學爲職志。所以嘉錫後學者。至無涯矣。斯誠非一般主辦什誌者之僅以誇大宣傳爲目的者。所可同日而語也。至於刊物內容之精當。固皆一代名賢研究極有價值之作。閱者當有目共賞。初學如振中。又何能贊一辭。所幸者生並斯世。雖不獲趨聆教益。遙從之加入。又豈敢以齒大而自餒乎。（現已四十一歲。）然有不能已於言者。則振中少乏師承。治學無方。加以混跡市廛。久懶與性成。平居雖澗喜涉獵諸書。然從未有能終篇者。非僅於醫藉然也。且又不求甚解。更不曾下過研究功夫。凡此皆生平所自知而不能改者。今述於長者前。所以自懺。亦卽所以自勉。而今而後。當力矯結習。務期不負栽培於萬一。縱不望以醫行。然果得循序梯進。而達於能研習方書以自娛者。則將於此豫拜先生之賜焉。茲願加入貴醫室爲遙從弟子。（中略）肅此。敬叩著安。遙從弟子華覺民鞠躬五月七日

時伯儒君來函金陵兵工廠工人子弟學校教員

陸先生賜鑒。手示敬悉。已照尊示方案服藥三劑。病勢業已銳減。（陳遜齋先生據證認爲氣鬱承示以橘皮竹茹湯未試服）但覺尙有些微不妥。這大概是病重藥輕的緣故罷。俟藥盡劑。當再奉呈。數年宿疾。一旦告痊。這樣快慰的事。在任何人當有重大的酬謝。而我對於先生這層。想了又想。不知怎樣酬謝是好。（下略）

淵雷附註 平時懶散。不留方案。又有通函求診者。門人以其所遇疑難病求斷治者。雖不能十全。而復函稱謝。什常八九。此時君之函。蓋以新生命定戶資格。函請給方。服後得效而稱謝也。所患何病。所給何方。俱不復記憶。偶錄此函於刊。將以自做懶散。留方案以饜索讀者也。

與祝君味菊

味菊先生無恙。久別。彼此無暇走訪爲念。頃劉生來。傳尊意。一一聆悉。此次令弟救國日報上之文字。弟固知與先生無關。與令弟雖無深交。然其強項自大之天性。弟亦能於文字上行事上體會到。前年令弟投稿醫報。稿端大書「不願修改」。而稿中有筆誤之字。弟不該小作狡獪。登出時綴以按語。聲明悉照原稿。或者令弟以此銜弟。故屢次用文字相譏。其實彼此皆有重心。無傷也。惟以前令弟在醫界春秋上駁弟之文字。從學問主張上立說。則所見不同。弟可以默受。此次則於事實不合。以拙著初稿既不名「新義」。亦絕無所謂「口授」「鈔寫」之事。假令有之。則弟盜竊之行成矣。不得已。作書與譚韻笙說明。復於外序中說明。此外別無芥蒂。對先生更無變其愛憎也。春風和淑。想起居住佳勝。弟淵雷

講義鱗爪

從根本上推翻氣化（六續）

陸淵雷

六微旨大論云……帝曰。盛衰何如。岐伯曰。非其位則邪。當其位則正。邪則變甚。正則微。帝曰。何謂當位。岐伯曰。木運臨卯。火運臨午。土運臨四季。金運臨酉。水運臨子。所謂歲會。氣之平也。帝曰。非位何如。岐伯曰。歲不與會也。（注）新校正云。詳木運臨卯。丁卯歲也。火運臨午。戊午歲也。土運臨四季。甲辰甲戌己丑己未歲也。金運臨酉。乙酉歲也。水運臨子。丙子歲也。內戊午己丑己未乙酉。又爲太一天符。淵雷案。此卽上條所謂承歲爲歲直也。六十周年中僅得此八年。其木運臨寅。火運臨巳。金運臨申。水運臨亥。俱不數爲歲會者。以寅申巳亥不當四正之位。故曰「非位」。非位則歲運之氣不與之會。故非歲會。

又云。帝曰。土運之歲上見太陰。火運之歲上見少陽。少陰。金運之歲上見陽明。木運之歲上見厥陰。水運之歲上見太陽。柰何。岐伯曰。天之與會也。故天元玉冊曰「天符」。（注）此卽前條所謂應天爲天符也。六十周年中凡得天符十二年。詳下。天元玉冊蓋古書名。

又云。天符歲會何如。岐伯曰。大一天符之會也。（注）首句黃帝問也。謂「其年既爲天符。又爲歲會。則何如」也。此卽前條所謂三合。六十周年中僅得四年。

又云。帝曰。其貴賤何如。岐伯曰。天符爲執法。歲會爲行令。太一天符爲貴人。帝曰。邪之中也。柰何。岐伯曰。中執法者。其病速而危。中行令者。其病徐而持。中貴人者。其病暴而死。（注）王氏云。執法猶相輔。行令猶方伯。貴人猶君主。淵雷案。相輔謂宰相。方伯者。封建時代一方諸侯之長。周文王在殷末爲西伯。是也。明清之總督。五色國旗時代之巡閱使。其性質亦類於方伯。持持久不肯速愈也。天符歲位太一。又有執法行令貴人之目。其言愈近於陰陽家。與素問他篇之詞旨。愈益不類。至其言之驗否。不妨於數十年中統計知之。今歲甲戌爲歲位。屬土。患脾胃病者。是否徐而持。吾殊覺其不然。以上六微旨大論。原文首尾聯綴爲一。今爲便於注解故。分條引之。下所引六元正紀大論同。

六元正紀大論云。帝曰。五運行同天化者。命曰天符。余知之矣。願問同地化者何謂也。岐伯曰。太過而同天化者三。不及而同天化者亦三。太過而同地化者三。不及而同地化者亦三。此凡二十四歲也。（注）五運行卽甲己土運。乙庚金運之等也。天化。司天也。地化。在泉也。太過。甲丙戊庚壬五陽年也。不及。乙丁己辛癸五陰年也。並已詳見上文。三謂有三種運氣相同也。太過不及之同天化地化者各三。凡十二種。每種皆得二年。——六十周年中——故凡二十四歲。

又云。帝曰。願聞其所謂也。岐伯曰。甲辰甲戌太宮。下加太陰。壬寅壬申太角。下加厥陰。庚子庚午太商。下加陽明。如是

者三。(注)此太過而同地化者。謂之同天符也。甲歲爲土運太過。值辰戌爲太陰溼土在泉。餘二者仿此。云太宮太角太商者。以五音代五運行之五行。宮謂土。商謂金。角謂木。徵謂火。羽爲水。太爲太過。少爲不及。故太宮猶言土運太過。下文少徵猶言火運不及。餘仿此。云下加者。運氣家以爲司天居上。歲運居中。在泉居下。故歲運同在泉者曰下加。同司天者曰上臨也。

又云。癸巳癸亥少徵。下加少陽。辛丑辛未少羽。下加太陽。癸卯癸酉少徵。下加少陰。如是者三。(注)此不及而同地化者。謂之同歲會也。

又云。戊子戊午太徵。上臨少陰。戊寅戊申太徵。上臨少陽。丙辰丙戌太羽。上臨太陽。如是者三。(注)此太過而同天化者。卽上文六徵旨大論「士運之歲上見太陰」云云。所謂應天爲天符也。下條同。

又云。丁巳丁亥少角。上臨厥陰。乙卯乙酉少商。上臨陽明。己丑己未少宮。上臨太陰。如是者三。除此二十四歲。則不加不臨也。(注)此不及而同天化者也。與上條皆爲天符。

又云。帝曰。加者何謂。岐伯曰。太過而加同天符。不及而加同歲會也。帝曰。臨者何謂。岐伯曰。太過不及皆曰天符。而變行有多少。病形有微甚。生死有早晏耳。(注)同天符。則邪中之者亦當速而危。同歲會。則邪中之者亦當徐而持。其天符中自有多少微甚。則同是速而死者。又有等差。經文之意蓋如是。特恐實際病情不如是耳。不然。推定六十周年之氣化。逐年逐季宜有一定之病。既有一定之病。亦可有一定之方藥。詳開此等方藥。勒爲成書。使病者雖不知醫。亦

可檢書而自藥。若星命家之有萬年曆書。豈不省事。何用延醫診視。切脈看舌爲哉。

●標本中氣

關於五運六氣所發疾病之治法。七篇大論中多有論列。至真要大論言之尤詳。然皆舉「寒熱溫涼。苦酸辛甘」等氣味爲言。金元以後論藥性者。因此視氣味爲根本大綱。今以科學知識覈之。氣味殊不可信。故運氣治法之經文。本篇略而不引。惟「標本中氣」之說。張隱菴取以附會傷寒論。陳修園又從而揚其波。至今深入一部分中醫之心。腦迷誤而不知自反。故舉而辨之。夫陰陽太少之名。經脈爲一事。傷寒論之六經爲一事。六氣又爲一事。三者面貌雖似。實際則派別各異。各不相蒙。吾固已再三言之。能讀古書而頭腦較清晰者。亦自能辨之。但中醫界不求甚解之習慣。與其先入爲主之成見。非明辨則莫能開悟。吾是以如此不憚煩也。

六微旨大論云。少陽之上。火氣治之。中見厥陰。陽明之上。燥氣治之。中見太陰。太陽之上。寒氣治之。中見少陰。厥陰之上。風氣治之。中見少陽。少陰之上。熱氣治之。中見太陽。太陰之上。溼氣治之。中見陽明。所謂本也。本之下。中之見也。見之下。氣之標也。本標不同。氣應異象。（注）此與前「六氣名義」節所引天元紀大論同意。中見卽所謂中氣。亦卽經脈之所謂表裏。故少陽中見厥陰。厥陰中見少陽。經脈之互爲表裏者。卽六氣之互爲中見也。陰陽太少之氣爲標。標猶末也。風寒熱溼燥火之氣爲本。本猶根也。所以然者。古人取象於天。以爲天有六氣。故人有六經。故在天者爲本。在人者爲標耳。「木之下。見之下」云云。一若本與標居於兩端。而中氣居於本標之間者。此中有無深意。今不可知。

注家亦無明白之解釋。有爲之圖解者。但作同心圓三層。而於近圓心之最內層書六氣之本。於最外層書陰陽太少之標。於中層書中見之氣。則有圖亦與無圖等耳。本氣中。熱與火顯然爲陽。寒與溼顯然爲陰。惟風與燥。注家不敢斥言陰陽。——傷寒論太陽中風。注家輒謂「風爲陽邪。」然非專釋六氣之言。——以類例推之。亦當屬陽。云「本標不同」者。少陰厥陰。本陽——火風皆陽——而標陰。太陽本陰——寒爲陰——而標陽。是也。云「氣應異象」者。因本標不同。故或見本之氣。或見標之氣。所發之病不同也。

至真要大論云。六氣標本。所從不同。奈何。歧伯曰。氣有從本者。有從標本者。有不從標本者也。帝曰。願卒聞之。歧伯曰。少陽太陰從本。少陰太陽從本。從標。陽明厥陰不從標本。從乎中也。故從本者。化生於本。從標本者。有標本之化。從中者。以中氣爲化也。（注）此言氣化之病。施治之法。有從本從標本及從中氣之異也。少陽標本皆陽。太陰標本皆陰。標本相同。故病發從本。治之亦從本。但言從本。不言從標者。蓋標僅陰陽之分。比較涵渾。本則或火或溼。於陰陽中更有不同之辨故也。少陰本陽而標陰。太陽本陰而標陽。標本不同。故發病施治。或從本。或從標。無定例也。以上解釋從本及從本從標。考之舊注。味之經文。已無可疑之處。惟陽明厥陰不從標本從中氣之義。殊難曉。今列舉舊注而附己意。以辨之。

王冰云。陽明之中太陰。厥陰之中少陽。本末與中不同。故不從標本。從乎中也。淵雷案。所謂本末與中不同者。謂本末相同。惟中獨異乎。抑謂本末之一與中不同乎。夫六經以陰陽爲表裏。故末爲陽者。其中必爲陰。末爲陰者。其中必爲

陽。末與中常爲不同類。故由前之說。則本末同氣者。少陽太陰。皆本末相同而中獨異。皆將不從標本而從中。不獨陽明。——假定燥爲陽。而陽明本末同氣。——而厥陰本末異氣。——假定風亦爲陽。——且不得與陽明俱從乎中矣。由後之說。則本末異氣者。少陰太陽。皆本中相同而未不同。皆將不從標本而從中。不獨厥陰。而陽明本末同氣。且不得與厥陰俱從乎中矣。由是言之。王注乃進退不可通。然以上乃據中見之標氣而言。若據其本氣而言。則前一說中。從中氣者。當爲太陰陽明。而非陽明厥陰。何則。太陰之中見陽明。其本氣燥爲陽。陽明之中見太陰。其本氣溼爲陰。是皆合於「本末與中不同」。厥陰則本末自異。非其例也。後一說中。從中氣者。當爲厥陰少陰太陽。而陽明不與。何則。凡本末自異之經。無論其中見之本氣爲何。必與其原經之本末同一異。而陽明則本末自同。非其例也。總之。若依王注。則陽明與厥陰必有矛盾耳。

馬蒔云。陽明之中太陽。厥陰之中少陰。本末與中不同。故不從標本。從乎中者。何也。以氣化從中氣而生也。淵雷案。馬注直鈔王氏。想馬氏下筆時。自己既無理解。又不知王意之究竟。王云姑亦云爾。醫書中此等盲目相沿者甚多。讀之真令人悶損。

張介賓云。少陽太陰亦有中氣。而不言從中者。以少陽之中厥陰木也。木火同氣。木從火化矣。故不從中也。太陰之中陽明金也。土金相生。燥從溼化矣。故不從中也。少陰太陽亦有中氣。以少陰之中太陽水也。太陽之中少陰火也。同於本則異於標。同於標則異於本。故皆不從中氣也。至若陽明厥陰。不從標本從乎中者。以陽明之中太陰溼土也。亦以

燥從溼化矣。厥陰之中少陽火也。亦以木從火化矣。故陽明厥陰不從標本而從中氣也。要之。五行之氣。以木遇火。則從火化。以金遇土。則從溼化。總不離於水流溼。火就燥。同氣相求之義耳。淵雷案。此說蓋本之張子和。後人多從之。然其說支離。總未能愜心貴當也。何則。彼所持之理由。爲「木火相遇則木從火。金土相遇則金從土。故少陽與厥陰。陽明與太陰。皆互爲中氣。而少陽太陰從本。陽明厥陰從中。」然五行兩兩相遇。共有十種。而見於六氣之本與中者。僅得三種。爲其互爲中氣者。祇有三種故也。既偏闕而不全。卽不當從相遇上立義。此其支離者一。退一步言。數雖偏闕。義猶可用。則太陽之水火相遇也。又當何說。何以不從相遇上立義。此其支離者二。所以從化之故。謂「木火同氣。金土相生」也。假令同氣之說是。則金土異氣。——燥金爲陽。溼土爲陰。——何以亦能從化。假令相生之說是。則木火相生。何以火不從木化。——金從土化。爲子從母。——爲是說者。亦知其難通。故添出「水流溼。火就燥」之義。以自爲彌縫。然不知太陽少陰水火相遇。則將流溼乎。就燥乎。此其支離者三。其釋少陰太陽不從中氣之故。謂「同於標則異於本。同於本則異於標。」殊覺含糊可異。然少陰太陽互爲中氣。而皆標本不同。則顯然可見者。假令中氣之標本不同者不可從。則中氣之標本相同者宜皆可從矣。陽明太陰。皆標本相同。陽明從中。固矣。太陰何以不從中而從本耶。此其支離者四。總之。六氣五行。既是秩然有序之事。則其從本從標本從中之故。亦當從一個理由上立義。縱有例外。決不當支節支節。如張氏之說也。（未完）

本刊徵求定戶

本刊原為不定期刊物。茲應讀者之要求。並請郵局掛號。從第二號起。改為定期刊物。每月出一號。月底出版。

本刊第一號業經再版。仍贈閱。索閱者請開具姓名地址。附郵票五分。即寄贈一冊。空函及汗損之郵票。恕不照贈。第二號以後照下開定價表發售。

遙從同學定閱者。照定價八折取費。
外埠定閱。最好用匯票。郵票以上海通用。(四川郵票限本省用者不收)一角以內者為限。請用蠟紙黏帖。仍作九五折計。

中華醫新生命第九號
中華民國廿四年五月三十日出版
中華民國廿四年十一月再版

不許轉載

主任兼 陸 淵 雷
編輯 謝 誦 穆
編輯及 陸 淵 雷 醫 室
發行處 上海 估 諸 路 人 安 里

本刊廣告價目

四分之一面	半面	全面	一期
三元	五元	十元	每期三期
二元四角	四元	八元	每期六期
一元八角	三元	六元	每期十二期
一元五角	二元五角	五元	

裏封面底面及顏色紙特
頁均照表加
半均用銅加
諸版者另加
製版費另加
顏色印者另
議刊費先惠

本定價	一號	六號	十二號
每冊	一角半	七角半	一元四角
			國外每十二號一元

郵費國內不加

陸淵
雷著
金匱今釋

印行報紙西裝本

廉價發售

此書初印千部。現已將次售完。頗有寒士愛讀。來函要求另印廉價本者。因改用報紙兩面印。西裝兩厚冊。書品較原印連史本爲小。一切以價廉爲目的。然內容與原本完全一樣。印刷裝訂雖不求美觀。但仍求清朗堅實。實價四元二角。郵費二角。較連史本低廉一半。

發行處

上海牯嶺路人安里十一號陸淵雷醫室
電話九三二八六